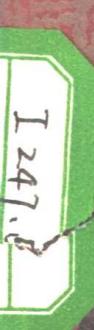


傳奇門

陈继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247.





2 034 9152 3

文津阁传奇

陈继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津阁传奇

陈继光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3.375 印数：1—16,800

书号：10456·38 定价：0.53元

新书目：85—21

小序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农历辛丑年十月二十九日）立冬前的一天，在承德离宫漫步。时近傍晚，远山已经笼上了一些暮色。归鸟在树梢整饬它的羽毛。夕阳的余辉，给整个园林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湖面上浮起了似有若无的轻雾，没有一丝风。平静的湖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石拱桥、水心榭、烟雨楼在水中倒影叠现，凝然一体。欧阳修在一首《采桑子》词中，曾形容过如此宁静的湖水：“无风水面琉璃滑”；宋代另一个大诗人苏东坡也曾描述过湖水的澄澈：“波平水清倒影静”。眼前如画的景色和他们的诗情倒是十分相合。

我们沿着湖堤，踏上松径，转过一道灌木，在纵横重叠的假山丛中，挺拔劲秀的古松林畔，闪出一排青砖油墙、琉璃金瓦、横隔绿窗的古建筑。它并不象避暑山庄中的宫殿那么庄严肃穆，但是却给人一种静谧清雅的印象。经主人介绍，这就是乾隆三十九年建造的皇家藏书楼文津阁。

眼前就是向往以久的文津阁！

就在这幢楼阁中，河北献县的大学问家纪昀（字晓岚），遍历典籍，总纂十载，选定了经、史、子、集三千五百零三种，集成了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七卷的《四库全书》。还倾注一生精力亲自撰写了《四书全书提要》及《四库全书目录》，给我国编纂了规模最为宏伟、卷帙最为浩繁的大丛书。

透过一排排窗棂隔扇，打量着这外面看是二层，实际是

三层的藏书楼，在脑海中，升起了二百年前一代文杰，盘辫危坐、秉烛修书时的情景。

当年文津阁前池塘内的一泓清泉，一池碧波，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座座假山，想必曾经滋润纪晓岚的笔墨，激发不少浩然文思吧？

从乾隆皇帝“阁外假山堆碧螺，山亭名趣意如何，泉声树影则权置，静对诗书趣更多”的诗句，似乎还可以追思当年文津阁内月夜吟诗作文时的无限情趣。

韶光流逝，人去楼空，我国唯一幸存的珍藏文津阁内的原本《四库全书》，也已于一九一五年搬至北京图书馆。人们只能面对一座楼阁和一块镌刻着乾隆手书的《文津阁记》的御碑，去驰骋想象，缅怀往事。可是，人们有否知道，就在这幢“静对诗书趣更多”的文津阁，二百年前也曾出现过“楼台无声闻惊雷”。纪晓岚还差点丢官丧命，几乎贻误编集，留下千古遗恨！

就在文津阁前，我定下了将这一曲折的片断敷演出来的设想。回沪后，这个愿望时时萦回脑际。有人也曾经提示我，纪晓岚生于雍正，成于乾隆，殁于嘉庆，从三十岁中进士，直到八十二岁逝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任上，他的一生和乾隆六十年兴盛史紧紧连在一起。而且他文华灿烂、文字如海，要写就写他嵌奇磊落、才华横溢的一生。就象大文豪雨果在评论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司各特时所说的：“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结合起来”以描绘出一代文杰的全貌。这样的建议当然无可非议，但要这样做，就用得着曾经很是赞佩过一番纪晓岚的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

何况只是在纪晓岚文字海洋中掬过一杯水的人，能写好他一生中的这一个篇章——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轶事，已经是很有些奢望了。

以上算是小序。

目 录

小 序 (1)

传奇上卷

第一章	王丁盗宝	(1)
第二章	神异经	(7)
第三章	飞马承德和亭台题字	(11)
第四章	惊天霹雳	(17)
第五章	热风与狂飙	(22)
第六章	夜闯文津阁 飞登双塔山	(29)

传奇中卷

第一章	元宵神秘客	(36)
第二章	夤夜奇双会	(45)
第三章	万寿节	(54)

传奇下卷

第一章	文津阁欢庆成书	(73)
第二章	弹劾和珅	(79)
第三章	月黑夜	(83)
第四章	查抄和珅府	(88)
第五章	慧秀大破秘密窟	(92)
	尾声	(66)

·上卷·

第一章 王丁盗宝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乾隆下令纂辑《四库全书》。当时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尚未兴建，纪晓岚住在京城，每天去翰林院当直。纪家旧宅座落在京城虎坊桥，有广厦数十间，庭园十余亩。在以后的故事发展中，这儿也是一个重要场所，不妨让我稍微作些描述。

纪宅的庭园中有假山一座，上面攀满着爬山虎和地锦。假山石上，披着枝条柔润的长春藤，山石间生着含笑、芍药、黄堤柏。假山中巧设一洞，仿外叔祖张紫衡家题为“泄云”。洞前是一片菊圃，并养鹤数只。假山顶上有一松亭、一小楼，小楼以献县老家的一座楼取名“水明楼”。松亭是名副其实的。四根柱梁用的是四棵松树，而且还留着松皮，亭盖是用松叶松针编成，这比雕梁画栋的亭子要富有诗意。松亭取名“秀野”。这是纪晓岚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从新疆乌鲁木齐东还时，曾自题一绝句：“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谶，老木寒云秀野亭。”因此题作“秀野亭”。“水明楼”和“秀野亭”，是知心的亲朋好友品酒吟诗之所。

假山下临一池，名“凝碧”。假山西麓、凝碧池畔是纪晓岚读书作文的三间书房。一间题作“绿意轩”，也是移用献县老家，纪晓岚启蒙时书屋的名称。东边一间以陶渊明《停云》一诗中的“静寄东轩”，取其凝心静志寄托在书斋的寓

意，而名“静东轩”，室内还挂着兰田叔画的“渊明采菊图”。中间一厅题额为“瑞杏轩”，是纪晓岚父亲姚安公纪容舒的手书。相传纪容舒在中举前，一日偶折杏花插在水中，花落后，结二杏如豆，渐长渐大，至于红熟，与在树上无异，就在那年中举。纪容舒已经于乾隆二十九年仙逝，因此“作记刻石龛于壁，以存先世之迹”。

从书房经游廊到东厢，过月洞门就是气宇轩敞的中厅，中厅邻接文祖阁。文祖阁高六丈。阁前分列着两株苍劲的古柏，两株挺拔的云松，巍然耸立。文祖阁是祭祖的地点。巍峨的高阁呈六角形。阁中有六根长五丈的圆柱，柱的顶部连着横梁，从室内仰视穹顶呈 \cap 形。就在中间横梁上，悬挂着一个绵袱玉匣——里面珍藏着纪氏的传家之宝——每年中秋节，纪晓岚就引领阖府人前往祭拜。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纪晓岚正逢五十寿辰，这年的中秋节更显得隆重了。尤其是经大学士刘统勋举荐，乾隆钦准，纪晓岚任《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成为一代文人之首。这给中秋增添了浓烈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节前三天，由纪晓岚的长子汝佶，老仆施祥等将文祖阁洒扫庭除。中秋节的傍晚，文祖阁内，香烟霭霭、灯烛辉煌。纪家老例，祭祀要在月到中天的时刻，取“月到中天放清辉，人到中秋思团圆”的意思。纪家还有个通例，甚至丫环、小厮，也背得出无数中秋诗词——这是每逢中秋，听到纪晓岚颂月咏吟的缘故。

从黄昏起，就有几个童仆轮流在文祖阁内外随班。在一轮金黄的圆月尚未跃出山墙时，他们心中就默念着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然后，他们就注视着假山方

向的“泄云”洞。不久，在暗影朦胧的“泄云”洞，似有一团金黄色的光波在晃动，过了一会，光波蓦然消失，假山的暗影显得更浓了。只一瞬间，假山顶上忽然悬挂起一轮明月。在这同时，他们心田也涌上了李白的名句：“山衔好月来”。随着月轮飞升，他们又想起了范仲淹的“年年今夜，月华如练”。这时，月亮从几片纤云间飞渡，唐诗中韦苏州的“流云吐华月”和宋词中张子野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意境顿现眼前。当“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时，童仆们知道，这是要祭祀文祖阁的时候了。

果然抑扬顿挫的吟哦声，由远及近地传来——

皎如飞镜临丹阙，
绿烟灭尽清辉发。

……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

……

吟诗者带领阖府的人走到文祖阁前。透过溶溶月色，可以看到他穿着四品顶戴。虽然只是中等稍高的身材，但显得气宇轩昂。宽广饱满的额头，深藏才气；高耸的眉峰、上扬的眼梢又透出坚毅和睿智；棱边分明的嘴角隐含着幽默；浑厚丰泽的两颐，又给人们以雍容正直的感觉。他就是新任《四库全书》总纂的纪晓岚。在他身后是马夫人和子侄侍姬之辈。纪晓岚在文祖阁前稍整衣冠，然后肃然跨进阁内。正准备列队行朔望之礼，忽听一声惊呼，——他循声抬头一看，大吃一

惊，在六角穹顶的悬梁上却失去了传家之宝“锦袱玉匣”。

一时人们惊惶万状，长子汝信、老仆施祥和文祖阁随班的童仆更是惊慌。使他们十分惶惑的是，在这之前，“锦袱玉匣”一直好端端悬挂在横梁上，而且阁内也从未断人！

一片喧哗声中，倏然穹顶上有人一声吼。一眨眼，横梁上站着一个身穿夜行紧身衣的人，一手正托着“锦袱玉匣”。一瞬间，穿夜行紧身衣靠的人将“锦袱玉匣”迅速从容地系扎在肋间，然后从梁上一个纵身，双手攥住了阁门处的斗拱，一个倒挂金钟，那人头朝下，双脚已经倒勾在门外的斗拱上，又一个鹞子翻身，人已飞上了文祖阁屋顶。矫捷得简直比猿猴还灵活。当人们跟踪到阁外，这个盗宝人已经立在阁顶飞檐尖头的鸱吻上。这人稍一躬腰，又飞窜到距离三丈多远的另一侧飞檐的鸱吻尖上。紧接着如闪电般地，从飞檐飘然落在古柏的虬枝上，又一跃，象飞燕入林似地单足翘立在松冠上。

纪晓岚见盗宝人本领超人，不由暗暗称奇。下面的人，既想擒住他，又无可奈何他。盗宝人依仗他的本领，就更加故意卖弄和调侃着。这时，地下有一人被激得十分恼怒。他是纪府的老仆刘福荣。这人打得一手好鸟铳，更善射袖箭。曾随侍纪晓岚的父亲姚安公纪容舒到过云南。一天，一只黄鹂飞入云南府第后院的榕树上。榕树有数丈高。鸟在枝头鸣唱。姚安公问刘福荣，能不能生擒。刘福荣说，只要使鸟惊飞，然后射中它的翼。他等到黄鹂冲天腾飞后，才不慌不忙，一个卧云式，手一扬，黄鹂应声落地。取过一看，果然击中黄鹂的左翼，而且仅仅伤了一根筋。纪晓岚见他脱去罩衫，就悄悄对刘福荣说：“不要伤了他的性命。”话刚说完，刘福

荣见盗宝人又飞跃到三丈以外的另一棵苍松上，就在盗宝人右足将要降落在松冠上的一瞬间，扬手一箭。只见盗宝人象中箭的鹰隼那样猛然坠落下来，树高六七丈，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也必死无疑了。只见盗宝人坠落到离地一丈左右时，突然一个空中“云里翻”，左脚已稳稳落地。众人一拥而上。将盗宝人擒住，捆了个结实。

纪晓岚吩咐将盗宝人抬到耳房。他亲自上前为盗宝人拔箭疗伤。纪晓岚见箭中小腿，创口流血不止，就令人取来云南白药，——这是纪晓岚任贵州都匀知府时，有人赠给他的专治刀创箭伤的特效药，——敷上后，流血顿时止住了。借着烛光，纪晓岚看这人约二十二、三岁，面目也还有些英俊气。

纪晓岚亲自端上了一杯水，让盗宝人又服了些云南白药，然后问他为什么要来盗宝。原来这人姓王名丁，江湖人称“王飞人”。他父亲王仙，少年时曾跟李金梁学过武艺。后来李金梁落草为寇，呼啸山林，成了威震直隶的一名大盗。他的父亲王仙从未加入过劫掠，只是务农为生。李金梁被擒后，官府也将他父亲株连斩首。从此王丁只得流落江湖。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发生了一桩轰动整个大清朝的大事，流落异国的我国土尔扈特部蒙古十万余人，冲破险阻毅然回归祖国。乾隆曾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热河行宫隆重接见渥巴锡等人。但俄国却企图以此挑起边衅。王丁凭着一身武艺，想报效国家，从军以戍边防。没想到，反被直隶总督府押进监狱。直到三个月前，才越狱脱逃。以后打听到新任直隶总督袁愚谷，是纪晓岚的姻亲。纪晓岚的次女嫁于袁愚谷之子袁煦。又听说，纪晓岚为人宽厚，因此想面见纪

晓岚，辩父亲之冤，荐自己之能。为了引起纪晓岚的重视，想出了盗取纪家人传世之宝的办法。没想到恃能反被箭伤……

纪晓岚很同情王丁的遭遇，也很爱惜王丁的武艺。但想到事情并不象王丁想的那样简单，袁愚谷虽然担任直隶总督，实际权力却操在权臣和珅的手里。何况李金梁一案，由和珅一手判定。纪晓岚劝慰王丁，暂住他家养伤。又告诫阖府上下，不准外泄王丁盗宝之事。否则王丁将会被处以极刑。他还为王丁暂时取了个化名，叫丁一士。这是个双关姓氏，将王字拆开，丁字作姓，变中不变；另一重意思是，民间百姓中的一个有才能之士。

然后，纪晓岚当着王丁的面，将传家之宝“锦袱玉匣”打开，借着屋内的灯光和窗棂间泻进的一片月光，人们都看了个清楚。王丁没想到，玉匣中珍藏的是如此的“无价之宝”！

第二章 神异经

纪晓岚打开“锦袱玉匣”，里面并不是闪烁着璀璨之光的奇珍异宝，而是纸页都泛黄了的线装书，封面上写着：

《神异经》 汉 东方朔撰

一时间，除了纪晓岚、长子汝佶、老仆施祥，其他人都陷进了扑朔迷离的“神异”境界。纪晓岚讲述了它的来历，王丁等人才始从神异转为敬重。

这件事要追溯到崇祯壬午（公元一六四二年），这是明朝末年兵荒马乱的年代。李自成的起义军，大明军和后金（即清的前身）都鏖兵直隶。为避战乱，纪晓岚的高祖厚斋公携全家从献县迁居河间城内。厚斋公去世不久，大兵即将攻河间城。河间城内一片混乱，弃家逃难的人群象潮水一样奔涌出城外。纪晓岚的曾伯祖纪景星和纪景辰，在门外急忙忙束好头巾，包扎随身所带的衣物。远方，已经传来火炮的轰鸣声。这时，邻家的一个老叟指着门上贴着的门神像感叹万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象尉迟敬德、秦琼，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了！”纪景星和纪景辰听了，就指正说：“这两个门神像，不是尉迟敬德和秦琼，一个是神荼，一个是郁垒！”邻家老叟不服，同他俩展开了一场辩论。他取出明万历年间出的《西游记》来作证。纪景星和纪景辰认为小说不能作为依据，就回到室内，查找出汉武帝时东方朔《神异经》上的出典作为佐证。他们开始辩论时就已是薄暮时分了，反复争

论，加上寻检典籍，结果城门早已关闭。当夜大兵就将河间城团团围困，第二天攻入城内，全家遇难，惟有纪晓岚的曾祖光禄公等三人幸存。

在纪晓岚启蒙读书的第一天，两位曾伯祖的遭遇，是他父亲纪容舒给他上的第一课。纪容舒说：“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辩论门神是谁，考证古书真伪，真是书呆气十足。但是古往今来成为有大学问的人，都要有这样的精神才行。”四岁时的第一课，在纪晓岚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在纪容舒去世后，纪晓岚打开“锦袱玉匣”中珍藏的传家之宝，一柄金玉如意，换为一卷《神异经》。在把“锦袱玉匣”悬挂在文祖阁中梁上时，纪晓岚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传金、传玉，不如传书、传好学的精神，这才是祖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传家之宝！”

中秋的月亮是美好的。当时王丁等人听了纪晓岚的述说，心田也象洒上了一片皎洁的月光。在他们架起云梯，重新挂上“锦袱玉匣”的时候，让我再叙述纪晓岚的一件趣事。这件事虽然发生在王飞人盗宝几年以后，然而，与传家宝《神异经》的作者东方朔也很有些关系。

东方朔是汉武帝的侍臣，博学善辩。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写在《滑稽列传》里。滑稽，是古代的一种日夜不断流酒的器具。古人的意思是用来比喻说话流利，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妙语连珠。

乾隆皇帝曾经说过，纪晓岚是活着的东方朔。这事发生在文津阁。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环境幽静的文津阁也充满着暑气。纪晓岚挥汗执笔，校阅图书。因为书写《四库全书提要》，供乾隆过目，怕墨汁污染书页，连扇子也不敢

轻摇。为了便于查阅，他书桌四周书籍堆积如山，人就在书的包围之中，酷热难熬，他就干脆宽去上衣，赤膊坦胸继续挥笔。恰好乾隆皇帝来到文津阁，纪晓岚连穿衣都来不及，急中生智躲到书桌下，悄悄移过两叠《永乐大典》正好将人挡住。这一切，其实已被乾隆看见。乾隆在纪晓岚书案旁款款地坐下，细细地翻看纪晓岚刚写下的《提要》。

纪晓岚在书桌下躲伏了好半天，四面图书堵住，密不透风，连他身下的地板都被汗浸湿了一大片。好久不见动静， he以为乾隆已经离去，就推开一叠书顺口问：“老头子走了吗？”一看，乾隆皇帝正好端坐在那里。这一惊，连酷热都忘记了，连忙整衣跪伏请罪。乾隆脸有愠色：“你为何叫我老头子，——说不出理由就是死罪！”乾隆当时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从年龄已属老头子范围，但无论如何是不能这样称呼皇帝的。在场的人，都以为纪晓岚肯定无法回答，必死无疑，为他焦急耽忧。纪晓岚这时却不慌不忙对答如流说：“陛下，老头子三字，实是尊称，不论是臣子还是庶民，见皇帝都要三呼万岁。万岁，就是个老字；皇帝是万民之首，就是个头字；皇帝又是天子，就是个子字。——臣子称呼皇帝为老头子，还有先例可查。姜太公子牙，就这样尊称过周文王——见于《太公外篇》第十九页上‘西岐文王，百岁寿兮老头子。’……”一席话说得乾隆转怒为笑，称赞纪晓岚不愧才思敏捷，博学多才，巧言善辩，是活着的东方朔。当时在文津阁的官员，都深深佩服纪晓岚谈笑从容对帝王的才智。只有纪晓岚自己知道他当时内心紧张的程度。事后他突然觉得，平时经常嫌官服领子太紧，卡着脖子，那天以后，领子却宽舒了。

现在还是让我们接上王丁的故事。

过了几天，纪晓岚就到直隶总督府去见袁愚谷。按官职品级，总督与尚书同级。纪晓岚是侍读学士与知府同级，一来二人是儿女亲家，二来袁愚谷上任还不到三个月，也就不拘官场礼节，直接将纪晓岚接到内书房。两人刚谈到王丁的事情，忽然旗牌官急匆匆进来通报：御前大臣兼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和珅来到总督府。袁愚谷急忙站起，正要到前厅迎接，只见又来了个内廷侍卫，传和珅的话，要纪晓岚一同相见。纪晓岚心里暗暗吃惊，他这次来总督府，并未张扬，只是一顶小轿悄悄而来，和珅却立即知道了。不知和珅这次来总督府是为了何事？这个依仗乾隆威势，骄横捭阖、颐指气使的和珅要他同见又不知为了何事？